

一个万元户的 兴衰



程贤章
廖红球



廣州文化出版社

第一章

芭蕉村发生了一件“爆棚”新闻，好比晴天响炸雷，震得周围四乡八里的人们目瞪口呆。

芭蕉村当然不是“圣地”，就连本地区那幅足有半扇墙大的地图上，也难觅到她的芳踪。然而，只要从松口镇乘小火轮逆江而上，却会被沿岸那一片翠绿的蕉林所吸引。从一抹河沿到大堤内，婷婷玉立的蕉树撑出一片片硕大肥厚的叶子，在蓝天下摇曳，在流水中曼舞。蕉叶掩蔽着一串串肥大的果实，和那奇特的花朵；蕉叶梢上偶尔露出黑黛色的屋脊和井架，这就是芭蕉村了。雨天，当地人习惯扯一片蕉叶，串根绳子系在背上作蓑衣，擎在头顶上当雨伞。有时，一片蕉叶下，会探出几个孩子光溜溜的小脑袋。雨打在宽阔光滑的叶子上，弹出轻重徐疾的声音，怪好听的。如果你听过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的唱片或录音带后，再蹲在蕉林下避避雨，就会叹服神秘的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天才。至于芭蕉的经济价值和它在水果中的位置，当然无须小说家饶舌。不过，你要是运气好，能在水果摊买到一架芭蕉村出产的膜蕉，得有责任提醒：别因为又香又可口的滋味把牙齿和舌头一起吞进肚里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芭蕉村人就因沾了芭蕉的光而扬名在

外。这几年，芭蕉村农民谁不思富。人人都在炽热的土地上耕耘寻觅，冥思苦想找寻致富门路。在这经济变革中，趣闻轶事时有所闻。不过，最“爆棚”的一件要数牛福和金花成亲。

且看强人牛福在这次迎亲中显示出多大的派头：五辆迎亲“彩车”，刚驶进村郊的公路就开始减速，徐徐在开春的田野上蠕动。四周是盛开的油菜花和有几分萎黄的芭蕉林。八十年代最时髦的交通工具——日产九座兼有冷暖设备和音响装置的丰田牌豪华小汽车，代替了沿用几千年的花轿。这个小车队，以新娘的红色彩车为“前导”，后面四辆天蓝、米黄、乳白、浅灰拉成一线，里面挤满新郎新娘的亲友。这支小车队，光从那颜色，就可猜出主持者和他的参谋们有几分美学修养。缀着大“喜”字的红色彩车上，微型喇叭反复播放电影《刘三姐》的一支曲子：

多谢了，

多谢四方众乡亲。

我今没有好茶饭，

只有山歌敬亲人。

.....

这是新郎牛福特意选录的。戏迷子牛福，电影《刘三姐》开始放映时，据说一连看了十六场，以后还想看下去，就因为家庭发生了一场大概不宜公开的风波，受了当时的夫人马莉玉一顿“慈训”只好“煞车”（读者：此事将在马莉玉出场时详细描述，以避评论家“走题”之嫌）之后，“文革”开始了，《刘三姐》被列册批判，演刘三姐的美人儿剃了十字头游街。牛福想看也没法看。前段时候，《刘三姐》重新放映，牛福还是逢映必看。

寒假没放完，学校仍未开学。迎亲的车队象一块磁石吸引着沿路的娃娃。小车被“包围”了，司机只好继续减速，带有山村野性的孩童索性双手攀着车窗，吊起两脚，五颜六色的小车突然变成一条条令人恶心的大毛虫。这场面真叫当年坐花轿乘单车到芭蕉村落户的新娘叹为观止、啧啧连声，例如，坐在第二辆蓝色小车上的媒婆（如今时髦称为介绍人）朱风嫂，当年就是由现在竹林公社鼎鼎大名的社企办主任朱风用单车从娘家接来的。

小车队在牛福新建的住宅门前停下。这是很有客家村庄特色的四合院。水磨石的门楼前，披红挂绿，装灯结彩，雪白的墙上，溶进了金色的春光，相互辉映，祥云瑞气。啊，那红纸金字的对联写得真好！用刚劲有力的魏碑书写着八个大字：

天缔良缘

五世其昌

辰时三刻正，屋里走出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方正微胖的脸上戴着一付玳瑁眼镜，上着名贵的皮扎克，下穿蓝色海外细尼西装裤，脚套黑亮亮的澳洲进口三接驳牛皮鞋，满面春风，似笑非笑。他后面站着高矮不一的众人，衣着也颇讲究。一个麻脸汉子把写有“新郎”的丝缎绣球挂在戴玳瑁眼镜老人胸前。小声说：“福哥，吉日良辰到了。”

牛福拉一拉挂着绣球的别针后，手一招说：“摄影师。”于是脖子上挂着日产“爱西卡”照相机和闪光灯的县里请来的摄影师象条水蛇般钻出人群，欠身点头说：“全准备好了。”

唱礼的人亮开大嗓门宣布：

“吉日良辰到，牛福同志和金花同志婚礼开始，请新郎牛福同志抬彩车。”

牛福捅了捅鼻梁上的玳瑁眼镜，迈着有力的步伐从水磨石门楼上地走下来，揭开红色的彩车门，戴着罗帕的新娘探出头来了。呵！她就是金花，竹林公社手屈一指的美人儿。此刻，你看她淡妆浓抹，丰满的鹅蛋脸，一动表情就露出迷人的酒窝来。微微张开的红唇间，一排细玉般的牙齿。似喜似嗔的杏眼，微微往上挑，似看非看，柔情脉脉。简直是斗歌胜利后和阿牛抛绣球时活的“刘三姐”。

“金花，到家了。”牛福扶着金花，几乎是贴着她耳朵囁语。

金花故意低着头慢慢把脸转过去。

唱礼的人喊：

“新郎、新娘上正厅拜堂。”

话犹在耳，礼炮声便响起来了。挂在门楼柱子上绕了两圈的“满地红”，芭蕉树竹杆子上名贵的湖南浏阳鞭炮，开始震响，淡蓝色的烟雾登时弥漫开来，足足延续响了半小时的鞭炮，使那些为之眼红的、痴情的、咒骂的小伙子停止了窃窃私语，好饶舌的妇人停止了议论，评头品足的老妪呛得直咳嗽，跟着主人看热闹的狗夹着尾巴没命而逃。只有那顽皮的孩子，才捂着耳朵冲进燃烧炮竹的烟硝里，寻找争夺没燃响的纸炮，塞进鼓鼓囊囊的口袋里，令人想起奔赴沙场的“敢死队”。

震天价响的鞭炮声，向竹林公社四千多位未婚男青年郑重宣告本社最美丽动人的姑娘金花，从此嫁给了牛福。

拜堂结束后，牛福和金花双双走进洞房。十九平方米的

洞房，珠光宝气，床上，长条沙发上，摆满了亲朋贺来的礼物——太平洋牌进口全毛毯，挂钟，三角牌电饭煲，双喜牌收录机，钻石牌十六英寸电风扇，台湾尼龙帐。“金花，请您过目！”牛福揭下新娘头上的罗帕，轻声说，接着打了一个手势。

她横扫杏眼，只觉得满室生辉，件件元宝。高级音响组合里接连播放着“圣母颂”“出埃及”等电子琴音乐，真是仙乐飘飘。这里究竟是何所在？天上？人间？都是，都不是。她应该宽慰。她嫁的牛福，年纪虽嫌太老，但身板尚硬朗。竹林公社鼎鼎有名的万元户，报纸上连篇牍累介绍经验的“土鳖虫专家”，现在是她的丈夫，给了她金钱，财富，当然以后她也会得到权力。而今这世道，财能通神，有这靠山，比白脸穷小子好多哩！她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呢！于是，她在“圣母颂”的电子琴音乐中接近新郎，亲切地叫一声“牛福”。牛福禁奈不住亲了金花香喷喷的脸蛋，然后跑出洞房，对着大厅里的主事大声吩咐：“摆桌，准备开宴！”

× × × × × × × × ×

“万元户”牛福这场喜事办得阔气排场。光喜庆筵席就摆了五十张，上厅，下厅，天井，左右两廊直至停车的门坪全都摆上桌子。牛福不分礼物轻重，规定“五服”内的不分内外亲，每户派三个代表；五服外，内亲每户一名代表出席宴会，外亲一律不请。参加宴会的可以“挟菜”，把吃剩的菜分份带回家。六十元一桌的酒菜，虽不算名贵，但翻翻竹林公社的历史，盘古开天地，这已算第一流了。竹林公社宴请华侨外商，也从未达到这一标准。当然，大胃口的农民不是没有把握把宴会上的酒菜“剃光头”，只是为了让众人分享。

筵席上的“高级饲料”，大家都只吃半饱，用现成的芭蕉叶把吃不得倒进胃里的剩菜带回家里。而今，芭蕉叶派上最好的用场了。

按照古老的客家乡俗，喜事筵席的规格为十大碗四小碗。即烧鲤、海参、鲩圆、酥烧、炖肉、香菇酿豆干、红炆肉，开锅牛肉丸、木耳墨鱼片、洋葱鱿鱼筒。四小碗为红枣、莲子、百合、银耳。而今海参缺货，改用沙爆猪皮代替。牛福有意，让亲朋在宴会上美美吃一顿传统的客家菜。解放以来，进酒桌都不分菜了，牛福这次破了例，讨亲朋的欢心，让人们传颂。谁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成为万元户，早就名扬华南！总之，这场婚礼的豪华场面，尽管不古不今，不论不类，但却显示了这位万元户的气魄。而那传奇般的风流韵事，将会被万人咀咒，也会被万人羡慕。强人牛福早就在料想之中。

牛福在人群里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他急忙跑去找媒人朱风嫂，说：“快，坐上车子去公社找朱主任才开席。”

胖呼呼的媒婆钻上汽车走了，小车屁股上拖着一股白烟。

牛福发现：三个儿子和媳妇银花都不在场。大儿子牛角与媳妇银花和老三牛美罢宴，是牛福预料中的事，但是，老二牛弟跟着哥哥嫂嫂出走，牛福没有想到。他从肉墩墩的酒糟鼻里哼了一声，保持一家之长惯有的尊严。

牛福走出迴廊，上了楼梯，北楼玩扑克牌的一个小伙子招呼他：

“牛福大哥，你过来。”

这是一位年方十八的小伙子，长头发，喇叭裤，可惜他刚到发育期，“荷尔蒙素”还很孱弱，稀稀拉拉的胡子，象耗子须。他长得很英俊，眼睛虽小，却有股逼人的锐气。他穿一套颜色和料子都很讲究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脚上穿的，也是轻巧时髦的进口皮鞋。此人不简单，他是李副县长的三公子，要不，悬殊两倍以上年岁的小伙子，怎么会叫牛福为“大哥”？

当牛福走前去的时候，打牌的人都站起来。小伙子一拱手，低着头连声道喜：“牛大哥，请接受小弟一拜。你讨的金花姐，比芙蓉仙子还漂亮，都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而今是美人难逃富人关。小弟拜服！”

“石源小弟，我牛福大哥当不起，看你把我夸的。常说鸡毛难上天，我这老骨头可受不起你捧，我得留着老命跟你金花姐过日子，摔下来可受不了。说真的，没有你令尊扶持，我牛福休想翻身。更不要想过富日子。”牛福也拱手回礼说。

“李县长那里，有什么消息没有？得时时提醒你大哥”牛福又补充一句。

“这你就别用挂心了。不过，你可不要光自己过富日子，忘了周围的穷哥儿们。”另外一个彪形大汉代李石源回答。

“五哥说得对，”李石源指着刚才答话的彪形大汉说，“过富日子的万元户，常忘了穷哥儿们。”又一招手，附着牛福的耳轮，低声道：“前头我通过老头子在海南岛拉了一个户主，可是个大老板。等你办完喜事再谈。没有‘三丈水’”，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这笔生意不给你。”

牛福堆满笑容，连连道谢：“全靠老弟扶持，你要的这数目，好商量。”

在这笔财富面前，什么公社社企办主任，什么王局长他们该排老几？于是，他顿觉心花怒放，立即传话厨房大师傅开始上菜。

现在，牛福来到北厅。

在牛福眼中，这是一帮“官僚”，也是这场婚礼的“贵宾”。他们是：地区土畜产公司供销科长张敏、地区社企办的林科长、省药材公司的林业务、县社企局局长王俊、省昆虫研究所的孟云、省报记者吴聪。这一伙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县社企局局长王俊谈他香港参观见闻。

“都说香港是人间地狱，可是我们问一问：我们的人为什么都往哪边跑？”王俊有意卖关子，向听众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见识太少了。其实，香港这几年经济也大发展，世界上有‘四大旦’还有‘四小旦’，香港就属，四小旦’。……”

“王局长，何谓‘四大旦’、‘四小旦’？”牛福听不出这高深的理论和名词术语，忍不住问道。

“牛福同志，我们应该恭喜你。讨了金花，可要更发奋致富。”王俊见牛福来到面前，便站起来道喜。

“何谓‘四小旦’？”除了中国，牛福确实有印象的恐怕只有香港。他不明白王局长为什么把香港称为“四小旦”。

“啊！牛福同志，这是个比喻。过去我们老是说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垂死。其实，这几年，美国、西德、日本的经济都在发展。大发展的强国，我们美称为大旦；发展中的

小国和地区，我们美称为小旦。就是把它们比作花旦，象新娘子金花一样美，香港这几年经济发展快，所以美称为四小旦行列。你懂吧？”王局长耐心而形象地解释。

牛福点点头，正正经经问王局长：“香港社会，是不是成天行凶抢劫？”

王局长嘻嘻大笑，指着省报记者吴聪问：“吴记者，这个要你回答。”

吴聪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香港治安，是比我们国内乱得多。不过，他们也比这边不同，今天出现了凶杀抢劫，今天就有记者赶来，当天见报。而且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连篇累牍，大有世界末日的感觉。在中国，我们的报纸就不能这样搞法。”

“牛福同志，听见了吧，这就是个秘密嘛！其实我们有公安司法，香港也有警察厅。不都说香港不讲人情吗？人情比纸薄嘛。其实，香港很讲人情，我们去香港参观，团体、行会、亲友、同乡都预约请我们吃饭。”王局长挥着双手，大为香港鸣不平。

“老王，我同意你的意见，对香港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你举的请吃饭例子，不能成立。因为，他们都把你当老乡、亲朋或地方官员。”吴聪拍着王局长的肩膀，指出王局长谈话的偏颇。

王局长颇为扫兴，忙把话题岔开，对牛福说：“牛福同志，为什么还不开饭？”

“等一个人。”牛福答道。

“谁？”王局长问。

“他！”牛福仍咀嚼着这群领导高谈阔论中的真知灼

见，只能答非所问应道。

“他到底是谁呀？”王局长显然有点不耐烦了。

“社企办朱风同志”。

“天！原来是等他呀！常言说，不怕县官，最怕现管。你牛福真会巴结自己的顶头上司呀！我看，不要等了，早开饭吧！吃了县里来的人都还得赶回去。”王局长大声地吩咐。

果然是个好兆头，黄道吉日，双喜临门。竹林公社的美人儿金花刚投入自己怀抱，李石源又传来捷报佳音，远自海南岛天涯海角的顾客也要跨海来买他繁殖的土鳖虫种苗了。李石源诡秘地要求给他“三丈水”。“三丈水”，是当今社会的一句“密码”。一寸表示一张“大团结”，尺表示百进位；

“三丈”，就是三千元的意思。按百分之十的介绍费来推算，这次他可脱手三万元的土鳖虫种苗。这场豪华的婚礼，连嫁妆筵席加在一起还不够五千。如果这笔生意交易成功的话，土鳖虫可以为他赚取六杨象今天这样豪华场面的花销。

第二章

“不知为什么，我对‘万元户’产生本能的反感。”

竹林公社副书彭运，常常直言不讳地对公社书记孙胜提出自己对当前农村形势的看法。

“我不同意你的高见。说‘万元户’都是英雄、骑士，我看也脱离实际。但是，你也有片面性，对劳动致富，肯为四化出力的万元户，我们不但不能歧视，还要热情扶植、支持！”孙胜拍着老战友的肩膀，笑迷迷地说：“我也直言不讳，你不是对‘万元户’有本能的反感，而是对当前农村经济政策有自己的看法。”

孙胜相当尖锐的意见，彭运常常置之一笑。

粉碎“四人帮”前，彭运和孙胜对“四人帮”毁林开荒、移河造田，全面改种三季稻，大面积种“墨西哥麦”等劳民伤财瞎指挥等“农业学大寨”的做法坚决反对。孙胜在艰难环境下，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战略；彭运则公开反对。结果，彭运被罢官，受批评，在一个水电站当材料保管员。直至三中全会后才得到解放，重新恢复工作，来到竹林公社担任副书记。

天底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怪。按理，三中全会以后出来工作的人应该更加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和决议，可是，在竹林公社，对农村经济改革最抵触的就是彭运。水稻包产，

果树包产，鱼塘包产，没一项他赞成的。总之，他恨“老包”，要赶“老包”，说这样搞是“倒退”，“合作化、公社化全是白搞”，是“支持个体户挖集体的墙脚。”是“从大农经济倒退到小农经济；又从小农经济倒退到资本主义。”要命！如果是别的公社领导，可能怕被批评，甚至怕被批判他怀疑、反对三中全会。而我们的彭副书记对这两顶帽子才不放在眼里。他常说“不是三中全会，哪里有我彭副书记？谁也没有我老彭对三中全会充满感情！”言之成理，一句话封了大家的口。彭运在农村经济改革树中起了自己的旗号，对坚持自己的意见取得了合法的身份。

两个老战友，在农村经济大变革的伟大潮流中发生了分歧和矛盾，影响了工作的进程，甚至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牛福一家是竹林公社有代表性的“万元户”。围绕着牛家的致富和兴衰，党委正副手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牛福办喜事，公社主要干部都发了请帖。办喜事的日子，孙胜在地委参加三级干部会议。

第三章

当牛福喜庆延席摆上酒菜的时候，竹林公社副书记彭运主持的公社干部还处于高潮。

接近半小时的高分贝干扰，特别是浏阳鞭炮和“铁顿炮”曾经很不礼貌压倒彭运作报告时的声音，迫使他不得不暂时休会。明知是牛福迎亲，彭副书记故意问参加会议的人：“谁家办喜事？”

“万元户牛福。”好几个人同时回答。

“好家伙，不愧为万元户。他是用钞票在竹林村发表宣言。”彭运鼻子里哼了一句，用很有文采的语言表示自己对这件事的反应。

开会期间，有好几个人老是把脸朝向窗外。彭运主持会议时从来就反对精力分散。他正憋着一肚子气，这下找到发泄的对象。

“同志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把会议停下来，让一些同志参加牛福的婚礼？”

参加会议的人发愣了，特别是坐在前排的人，不知彭副书记为什么突然发表这样的意见。

“有的同志给办喜事的炮竹声迷住了，对这次生产汇报会议不感兴趣。干脆，参加牛福的婚礼去。”接着，他话里

有话继续说：“我这人别的长处没有，只有一个小优点，提倡和允许小范围的民主，不自己一人说了算，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比方，你讲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他感兴趣的是会场外的事情。这样开下去，会就开糟了，徒劳无功，事倍功半。你就干脆把会议停下来，允许他离开会场。又比方，你对‘万元户’的婚礼感兴趣，你就干脆中途退会，去参加牛福的婚礼，用羡慕的眼光看万元户怎样把竹林公社最漂亮的姑娘搞到手。然后回家嘱咐妻儿，到牛福家里买他一甕土鳖虫，赶快使自己家里也变成万元户。”

够尖酸刻薄了！如果是个正直的人，情愿站出来给彭副书记扭两个耳光。你看，既骂万元户牛福，又训开会思想开小差的人，还蹊落平日里和牛福有来往的人。箭射出去了，不伤害你的皮肉，却使人心里象给塞进一团猪毛般，委屈和难受。

听了彭副书记的话，许多人都伸出了红舌头。不管你感到委屈还是难受，窗外的鞭炮声不再干扰参加会议的人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彭副书记讲话，集中精神开好会议。

“这个会议，本来要孙胜同志亲自主持的，因为孙书记参加地委三届干部会议，昨晚，他从地委招待所给我挂电话，叫我不要等了。把大家从第一线请回来，听听大家对开放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实事求是，成绩是三七开，还是七三开？总之，不能报喜不报忧。”

彭副书记继续发言，到会的人嘁嘁喳喳议论。相当一部份同志都谈到农村推行责任制后农民不好领导，但也举不出多少生动的例子。彭运知道这部份干部很少深入实际，人云亦云的居多，有部份是看领导眼色行事，投其所好。例

如，孙胜同志对推行责任制很坚决，这些人在孙胜面前便说一大堆生产责任制的好话；他彭运对农村经济政策保留自己的看法，他们汇报便顺竿子爬，说推行责任制以后农村相当混乱。如果有一天再搞政治运动，这些人往往冲在前头给你挂黑牌子，不用半天就给你编出“反对马列一百例”。三进牛栏，记忆犹新。现在他的皮箱里，还放着《彭运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彭运反对农业学大寨右倾翻案一百例》。这些材料，都是在第一场批判会当天，或者至迟第二天就编印出来了的。他很佩服编这些材料的人手法高明，可以在你长篇的讲话中除头去尾把要害问题突出来。例如：一九六〇年他讲过这样一段话：“美国苏联有导弹原子弹，我们现在没有，但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选进《彭运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中，他的话变了样：“苏联、美国有导弹原子弹，我们有鸡蛋鸭蛋。”类似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彭运实在领教得太多了，和这些人计较，彭运感到实在无聊。

“老沈，说说你的感受。”彭运指着坐在前排一角的宣传委员。

老沈站起来，用手刷了刷开始秃顶的脑袋，笑咪咪地说：“调整生产关系是全国农民当前的迫切要求。党中央正是根据农民迫切愿望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过去那一套政策，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生产力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

“太抽象了，举个例子。”彭运用铅笔敲着桌子。

“这方面的例子你比我掌握得多。在四人帮横行时，你不就因为敢于指出这一问题而遭批斗和罢官的吗？”老沈有力地钳制了彭运的挑战。

“推行责任制就解决这些矛盾吗？”彭运问。

“依我看，起码是调整了紧张的生产关系。”

“不妨在我们公社或你住的大队举个例子。”彭运说。

“可以。”老沈从容地回答：“我们公社有一口鱼塘，面积达三百亩，是全县最有名的鱼塘。一九七五年，来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强调以粮为纲，废鱼塘，改稻田。结果因为地势太低洼，造成颗粒无收。以后连续几年，谁也没有把它再改成鱼塘，因为谁都害怕犯破坏以粮为纲的错误，三百亩鱼塘连续五年丢荒。推行责任制后，有十三个农民承包这口鱼塘，愿意每年上交五万元给大队。”

“很好”彭运习惯地用铅笔敲着桌子：“这件事情很生动，完全可以写一篇小说。光叫口号谁都知道不行，就是要靠活生生的材料。唔，谁还有不同意见？”

沉默。大家都不愿以挑起新的矛盾，以至把会议时间越拉越长。

“各抒己见，畅开来谈嘛！”彭运进一步启发大家。

“我发言。”一个瘦长脸的中年干部站起来。他是公社管委副主任老颜。此人没有谋略，帮腔帮得太露骨，因此彭运常常装出不理睬或严词驳斥的架势，掩护他撤兵，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老颜，不是我喜欢开玩笑，你未开口，我便知道您想说些什么。”彭副书记单刀直入，提醒对方注意。

“我想说的是，对推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光扯顺风旗。”老颜并不理会彭副书记的好意，急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呢？”彭运问。